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十二

元 陸文圭 撰

墓誌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誌銘

僕耕牆東閩廣之士應舉北上者間枉道相顧言及憲

使懶齋孫公之賢者如出一口善政數百畧舉而不及

詳也至治癸亥公之嗣子良禎蔭暨陽判官寓舍與僕

相鄰一日出公家狀泣謂僕曰先公官中大夫職三品

例得加封賜諡今將上考功太常而隧道之銘未立無以發潛德之光吾子其圖之僕以疾辭逾年請益謹義不可辭按公家世其先本女真人烏克遜氏居臨潢府曾祖或隱德不耀祖壁仕於燕貞祐初從豐王南遷大梁授明威將軍兼軍資庫使壬辰歲天兵收河南汴京既破徙居大名始從漢俗以孫為氏復為稅課所詳議官娶河東劉氏三子長子信官昭信校尉長社主簿次子義博學試中儒科次子仲即公考也終大都廣濟倉

使娶天水趙氏二子長澤是為公次溫江西臨川三務  
提領公字潤甫幼個儻有大志以經濟自負遊金臺時  
南宋既降淮楚未下道尚梗朝廷差官綱運寶鈔一十  
萬錠赴江南人人憚行公請往徑渡江至瓜州行府交  
卸就辟充淮東大都督府令史至元十二年也十四年  
改差行征東元帥府提控案牘駐軍寶婺軍府草創日  
不暇給公究心吏事務其遠者大者治法征謀惟己是  
出宋之遺民擁趙氏孤自立於福唐秋八月索多元帥

征南檄公為軍師進分水嶺剽建安批南劔趨三山宋師  
潰遁入海島移攻莆陽既降同知軍事陳瓚復叛圍之  
將屠其城公曰首惡者瓚耳餘皆脇從玉石俱焚可乎  
且此州城池非有險惡易與耳不宜極吾兵帥然之執  
瓚戮於市居民安堵已而知謀出於公咸以手加額曰  
公活佛也宋兵復圍泉州元帥提舟師救之圍既解是  
歲十月與江西達春左丞合軍自甲子門入海追襲取  
漳潮二州至惠州頓兵海豐縣南軍猶盛公請濟師於

喬萬戶摘提馬軍隨元帥直擣五羊臘月至城下入之  
十五年回屯閩中往復數千里水陸艱險舟車器械之  
具糗糧芻秣之供委公立辦戰勝攻取幕畫居多帥府  
保申行省轉咨都省勅授福建道宣慰司都事未幾改  
立行省就升都事元帥除叅知政事赴闕公隨至上都  
代之占對進止詳度天顏喜悅叅政備言公勞績寵賚  
甚渥賜錦衣一襲宣授承直郎知興化軍十六年改路  
立總管府就升總管公前有德於莆人聞其來懼聲載

道方擾攘之初土豪姦民私相叛援各立頭項侵漁小  
弱鄉人苦之或有追逮輒拒不納公至拘索付身或軍  
前文字盡行追毀姦豪束手州縣之令始行瓚既誅三  
縣之民以誑誤受戮者三千餘家有司以為既遭誅絕  
盡沒入其產行省委官分揀官吏觀望以為不應繼絕  
民間聞之逃竄鼠伏嘯聚林莽三縣騷然公既至散榜  
曉諭叛首伏辜餘皆吾民先首降者給還田宅不幸殺  
死無後許親屬承接官不得問於是遠近相應携持而

出各安其業省府聞而嘉之細民燃燈作佛事以報公  
恩社立生祠至今香火不絕先時郡多盜強者至攻劫  
城壁四郭之民團結義兵守衛鄉井事定後議者請拘  
刷充籍置立手號公力沮不從乃親赴省為言此等皆  
田野耕農自護室廬非有舊籍可稽聽為民便從之民  
大悅郡經兵疲墟邑蕭條一日公出行見棄兒在道枯  
骨填壑惻然憫之因割己俸給與衣糧以濟流離鰥寡  
者立慈幼局以處孤兒下令各鄉設立義塚瘞埋無主

之骨以千萬數蒲學最盛多士如林至是奔散過軍屯  
聚毀齋舍為馬埒書籍焚蕩無遺公下車禁止驅出兵  
卒汎掃堂宇招延秀異分汰學職刊補書版就道化堂  
行鄉飲酒禮與鄉之父兄子弟幅巾深衣從容於俎豆  
之間觀者太息以為復覩升平政聲流聞諸司交薦福  
建憲司言公廉潔公平勉勵學校存恤軍民等事宣慰  
司言公監造海舟招顧捐水起運軍儲覈實金穀攢報  
戶籍創置站驛皆不擾而辦行省咨公留意民事及廉

能異績二十二事在任幾四年會例降驟遷官移公通判永州散官如故百姓李公壽等數千人赴省乞借公復任不報皆泣涕而返莆多故家名族風氣淳古而後埭之方尤盛自目官起家至閣學忠惠公節行偉然為一邦之望今運使方居安其後也公將去郡居安謂公仁義長者似古循吏且有全城之功請以孫女女公之子世相好也公從之其得士心如此以至元二十一年抵零陵湖廣平章烏珠木挾權相姻婭恣逞凶殘吏民

畏之重足而立一日遣其黨趙萬戶以取勘和買紗羅  
為由到州氣馱張甚公待之加禮徐為言新附民易動  
難安一有蹉跌牧民者譴死公獨得安乎公言懇惻發  
於至誠趙亦感動不竟其事而去二十六年打筭令下  
公曰吾不親行其禍不解即日詣武昌用事者臨之以  
威公不為動他郡之民根連株逮由此破家者十有二  
三永獨無擾民立石頌之武岡寶慶賊發聲搖境上省  
檄公收捕誅其首三十一人獲其徒五百五人釋驅擄

良民百五十一口一道肅清逾年烏珠木敗行省保充  
左右司員外郎升奉訓大夫平章庫爾濟蘇雅敬信公  
謂公諳練軍事會征收生黎越海攻占城指授方畧一  
以委之供應不乏每戰必克行省驛奏其狀有旨增與  
名分宣授朝列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甫七閱月改  
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元貞二年十一  
月也海濱遼遠夷獠雜居吏民不遵王憲忸以為常公  
創立司規二十二章簡易明白可守而行建言西廣戶

口稀踈連歲出征疲於奔命宜減併站驛攢那馬足以  
寬民力從之省二十二站又奏盜息民安五事內一事  
稅糧太重況值災荒宜從優恤德音普免一年公每出  
行部視民間利害事輒興除之孜孜訪問如恐不及分  
治左江道經象州歲饑民流餓莩盈路取責官吏不為  
用心辭以未奉明降公曰無及矣可便宜啓廩以救涸  
轍擅發之罪吾自任之即出米二千石以賑之又至臨  
賀訴缺食者擁馬首不得行公又賑米一千二百石皆

不待報當路者惡其專而莫敢罪也邕管議創屯田委  
公經畫公不避炎瘴遍歷荒徼臨交趾界起雷白等十  
寨陂堰八所開水田五百二十二頃編立排甲人夫四  
千六百餘戶歲收五萬餘石公私便之憲臺保公發官  
廩以賑飢凜然汲黯之風築塞堡而墾田克紹充國之  
畧蓋實錄也瑤人踰融州省地出沒為寇公親提兵往  
捕諭以自新賊首榮三藍七帥其衆千六百二人出降  
悉令解甲歸農有歐陽氏女自言良家遭掠公因根具

似此者衆皆訪其親屬還之符文真告元帥薛直千擄掠平民奪要牛隻邀取金銀等罪委公究問公不畏強禦請托不行躬入海島按治理出平民四百八十二名牛五千餘隻金銀什物有差輿論稱快都元帥朱鎮國目覩其事以公為難詳具前後治績保奏甚力嶺南廣西道廉訪司舉公才任風憲宣授中順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海南新創司存公於大德六年四月之任例得圭田米五百餘石公曰吾事未能舉行一二不

三四月遽食重祿可乎悉舉籍撥入路學以養士海隅  
未知向方且經寇亂廟宇頽圯公首捐俸一十五錠助  
修諸司競勸棟梁一新學田為勢家奪占公釐正五十  
餘頃復歸之學朔望立賞格程試課藝文風丕變又患  
愚民無知獄訟煩多印模格例三千餘本犯某事者抵  
某罪名曰社長須知月集老幼以聽之倣周禮月吉讀  
法之意於是人知自重犯刑者寡重囚林德蘊等一十  
四人無辜久繫公審錄其寃悉平反之按海康志州之

東西有潮汐之害西北有陂塘之利宋何某為守開湖  
萬頃久之墮塞隄防不存亢旱為虐公深究水利決意  
興復州北有三溪瀉四十里公出私帑募工四千人浚  
通舊湖築二堤四千餘丈限之溪南堤旁置石閘七復  
鑿渠自西而東環而南長八千七百六十餘丈渠上復  
置小閘六通支流以溉東南際海之田新堤上復疏二  
十四渠以溉東北之田長萬三千六百五十餘丈創八  
橋以濟涉者渠之首尾有閘官司之時其盈縮而出納

之附城山田水勢高昂又作石渠引西湖而注之築塘  
禡家梢以障海潮風濤不能為患撥水戶以守自後東  
洋萬頃悉為沃壤公之為政規置宏遠措意精密大率  
類此至大改元除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  
首劾萬戶馬某僧錄趙某不法事罷黜之書吏孫吳二  
人挾勢取賂治其罪復下學行鄉飲酒禮瑞芝一幹三  
莖暈生五色產澄清堂內諸生爭為歌謠美公之化公  
讓不受尋請棄官歸養初至元間皇考既沒於燕無力

歸葬公旋南邁留弟溫侍母都下在閩廣時隨參政平  
章再入都兩得拜母程彥明為汴省檢校溫往依之復  
奉母居汴公在海南念太夫人年登八袞旁無兼侍歸  
志甚篤值獨員不敢離任暨任監司即日奔大梁母子  
相持而泣自謂慈顏喜生還煙瘴之鄉人子得躬致菽  
水之奉樂莫大焉曾未數月又除閩憲欲援例懇辭而  
邊遠不行之例禁甚嚴乃迎太夫人寓居長沙隻身  
入閩朝夕思慕寢食不安荐具選牘力請退閑且曰聖

朝方以孝治天下焉用不共子職之人濫居憲長何裨  
風化又曰使微臣如母之壽則報國之日尚長讀者感  
動未報間公扁舟徑去本司首領官吏奏差分道邀請  
出西門至懷安河又至侯官縣門堅意不回追者自佳  
而返公自此遠矣山容海思岑寂無聊老稚謳吟如乳  
哺之失慈母也寮屬相挽士民敦告謂古人捧檄之喜  
板輿之奉正為親榮何必去職况湘水合沙道里適均  
風景不殊迎侍回司未為非計公皆不聽至潭奉太夫

人如建業迤邐北歸臺家聞奏除中大夫江東建康道  
廉訪使以便親公力辭不可龜勉就職閱十有七月而  
太夫人卒官下扶襯歸魏又北適燕啓皇考之櫛祔於  
宅兆匍匐跣行回遠數千里見者哀之公自無意於世  
有廬墓終焉之志旋被疾不起以延祐乙卯某月終於  
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娶霍氏繼室杜氏二男五女長即  
良禎次天女適姓某姓某公天資卓犖才智絕人敷歷  
東南四十餘年嘉謀善績不可殫數而君子尤於江東

之事有感焉宋暮年儒風驟盛荒邑小聚猶數十家書聲相聞科場既罷士各散去經師老宿槁死山林後生晚進靡所矜式冒然進取者又濶遠於事情類為操刀筆者所訕侮有中人之產則役使之困辱之產不盡不止以故儒道益輕至元有詔蠲免身役州縣奉行弗虔差徭如故逮大德中有司奉准投下戶計與民一體當差雜然喜曰儒人在內吾一網盡矣公時持節金陵聞之奮然曰儒人豈投下戶計耶呈臺力辨其非遍行諸

路禁約科擾有司旁緣法意持之迄不肯從而公已丁  
艱去矣公所學淵源不可考而見遠識微所至表章儒  
先扶植文脉有慕乎周公宣尼之事業嗚呼古人有言  
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世固有以儒進  
身及其得志反操吏之戈以逐儒者聞公之風可以泚  
頽矣公於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陰陽物理之學練達  
兵財講究農田水坊織悉至到諸葛木牛流馬之法不  
傳公以意創為之轉運如飛渾天儀以水激輪公代以

承畧刻不差著碁法十卷忍經一卷集字選玉二卷游  
戲翰墨亦可傳世公性儉約一布裘三年不易夫人裾  
不曳地子姓衣不華采三品之家一如寒士晚以懶齋  
自號宦游倦矣公豈自情者耶某年某月杜夫人以良  
禎奉公柩葬於大名祖塋之側夫人嚴整治家有法良  
禎奉而行之左右無違公於是有子矣銘曰金源北裔  
魏博東家儒學振華縕袍落落繡衣襜襜自朔而南車  
不直回馭不遽叱叩來之石維忠維孝維公兼美貽爾

孫子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誌銘

堪輿山川一氣耳凝為物神產為人靈其氣盛則遐馭  
僻土人跡所不及之處異才錯出其氣衰則通都百城  
大邑萬家之聚衣冠荒落而不振以時攷之不偶然也  
皇元啓運神文御極意氣招徠薄海萬里悉為臣妾龍  
吟虎嘯風雲感會名臣文武崛起要荒布列中外不可  
勝數宣慰公其一人也公諱揚珠布哈字延真輝和爾

氏居哈喇和卓為北庭大族輝和氏列城五錫勒沁城  
尤巖嶮北連沙蹟南撫諸羌公之先世守之曾祖諱布克  
布呼托克托祖諱達蘭布呼托克托考諱阿布納托克托  
相繼襲職開國初輝和國主齊達呼納款來朝考君實  
從贊謀居多太祖皇帝嘉之就遷錫勒沁城達嚕噶齊  
使歸領其衆尋內徙留直禁衛公與兄庫春皆得近侍時  
官制未定庫春累遷中書省斷事官恩幸無比內舉不避  
親嘗面奏臣弟年方壯得備奔走效犬馬之力臣死無

恨世祖皇帝奇公才亦欲試以事會舊燕土泉䟽惡將營新都劉文貞公經畫指授命近臣伊蘇布哈典其役興工浩繁置副難其人旋以畀公時至元七年也禁省院監城池苑囿規制一新鳩工告備是年九月命公領校尉十人卒五百戶巡隸都城迤北順州拜郊臺羔糜店咸寧莊等處首宿禁地兼典御廐畜牧蕃息天顏喜懌八年三月駕幸萬壽山伊蘇布哈乘間奏公宣勞日久貴而能勤貧而有守由是錫賚有加再奏給真俸二

千兩命尚方鑄印賜之至元十五年江南既平大朝會  
宗藩侯甸咸在頒物有差賜公白金五十兩戎衣一襲  
昭異渥也十六年三月創立太廟新寺司天臺皇城內  
外橋梁中書省官諾海尚書等復以公為薦於是輦運  
材石指使衆工迄濱於成十八年廣陵郡立行御史臺  
遴揀廉能糾察諸道公首被選授朝列大夫簽福建廣  
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十九年十月出巡至臨漳將渡番  
禹值建寧劇賊黃華嘯聚破政和松溪入古田殺掠不

可勝計聲搖閩粵公曰事急矣不可拘以常法乃不待  
報擅發鋪遞分遣人騎調旁近民丁檄陳季二萬戶會  
兵邀截建安尤溪路口賊不得逞卒就擒滅行省方上  
其功會朝議以閩廣回遠難以兼制改福建閩海道公  
以例革至元二十一年授簽山南湖北提刑按察司事  
單車所至訪民疾苦除害興利知靡不為道辰沅間自  
北寺前至白牛堡兩站相距七十五里由五現嶺而上  
林木叢灌巖谷深峻下臨不測過者必掉不自禁公曰

是豈置郵傳命之所耶於是鑿山通道四十餘里南出  
嶺下直抵平川徑而捷視故道半之公曰吾始雖勞民  
後有樂吾成者役不憚也二十七年轉授朝散大夫嶺  
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武岡路徭蠻依綏寧縣青  
城為一十五團據嶮不下靖州軍官欲以討捕為功越  
境挑之賊首李威竇不從鳴鼓相格湖南行省劉右丞  
命萬戶孫定遠自寶慶會兵約武岡集義軍千餘人迎  
敵勦殺公持不可且曰愚民無知宜以恩信誘之可使

嚮化若草刈而禽獮之所傷必多且蠻亦一氣所生不宜以多殺邀賞乃駐軍武岡遣人齎榜入賊中撫諭之曉以禍福蠻衆皆喜有沈南强者以議事為名帥衆出降輸甲兵入官餘衆散入靖州等處以次受招蠻事迄息二十八年改立肅政廉訪司二十九年除朝請大夫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大德元年除嘉議大夫葛蠻軍民安撫使馬牛寨苗蠻王姓作亂招之不可湖廣行省檄公調兵與八番劉元帥犄角捕之一鼓而滅三年丁太

夫人憂出職久之除沅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大軍南  
征烏蒙諸蠻道經武陵委公開道給餽餉軍得不乏靖  
寇丁貴者潛結諸洞首尾相應欲沮吾軍公曰是不可  
恕宵引民蕩其巢穴梟首於市遂濟師十年除通議大  
夫南安路總管府達嚕噶齊治狀尤著風憲舉人以公  
為最授正議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幾改中  
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省臺交舉越月兩拜恩  
命公感激知遇在粵三年留意民事誅鉏姦強煦噢善

良海波不驚農穀屢稔粵人安之公之子衣布巴勒以公  
年高且喜且懼帥諸弟幾諫請公退閑就養志之樂公  
不從則又移書司中僚友以諷公公太息曰吾老矣豈  
耽榮嗜進者耶顧朝廷待我厚臣子之義東西唯命馬  
革裹尸吾志也諸子乃不敢復言公素康強視聽不衰  
未明出署事日宴忘疲一日感微疾起居笑語如常顧  
左右索酒舉觴一飲而醕曰善藏之明當復飲翼日扶  
坐榻上呼長幼來前再醕一觴遍酌以賜如叙訣狀使

人偵視譙樓漏刻日反未曰吾可以行矣顏色不變脩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圉人馭所乘馬戒騶從若將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謹曰吾見公由城西門去矣嗚呼異哉公既沒廣人追思肖公像於國清觀音寺中歲時祠之有訟必禱嗚呼此豈可以人

力致之哉公生癸卯死甲寅享年七十有二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三人長衮布巴勒歷西南臺內臺監察御史南臺經歷以清節著既終喪除海北廣東道嶺北湖南道肅

政廉訪副使皆不赴今為某官次達爾瑪先公一年卒次  
多爾濟巴勒同知江陰州事女七人長適襄陽路宜城縣  
達嚕噶齊呼拉布哈次適阿齊次適雷州路判官耀珠  
次適肇慶路達嚕噶齊圖們次適海豐縣達嚕噶齊努  
色爾次適多爾濟幼在室孫男二人拜珠寶珠女四人  
觀音保明安皆長出拉拉次出鄂幹又次出衮布巴勒  
匍匐奔公之喪於五年橫於建康路上元縣至治元年  
十月卜葬於縣之某鄉平塘湖西多爾濟巴勒以其兄

之命來求銘辭曰先公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久居風憲  
嘉謀善政不可殫述不肖孤不能詮次昭揭以貽後人  
罪大矣先生哀之死且不朽文圭聞命悚仄禮辭不獲  
乃掇余公璉所書事實孔君濤所述行狀合而為之誌  
且系之銘銘曰漢竇氏融專制涼州建武來朝從以五  
侯維茲五侯功業卓卓鳳儀其羽蛇奮其角酒泉張掖  
漢地衣冠由余日殫迴隔河山九服之外六籍之表奇  
才偉器政復不少創物為智澤物為仁左右且宜國之

蓋臣帝曰欽哉汝莫衡岳公拜稽首夙夜惟恪西里之  
西南粵之南公車載馳聖化是覃山黎海獠膜拜公像  
穹龜業業百世景仰匪公之庸維帝之聰宴爾後昆福  
祿來崇

武節將軍呂侯墓誌銘

余居齊鄆間呂於齊宗姓其來尚矣山東洊經兵火譜  
牒漫不可稽侯諱德字伯亨世居東原曾大父以上無  
傳大父諱進始隸軍籍驍猛善射國初屢立功充擊手

千戶有子數人諱成者侯父也不及祿而卒侯生長兵間少孤貧嘗負其勇跳淮出汲偽商賈服探刺軍事擒捉生口南邊苦之購捕莫能得楚總管守汶上招致部下出屯宿之符離至元初大將庫庫特依索多季嘉努南

征募士往淮南間探侯應募而前與守順者提八十四人暮抵泗之安河口劫寨入之獲宋裨將三人掠老幼三百餘口主將喜聞諸朝賜戎衣一襲至元六年九月呼圖克將軍李總管攻六安挾侯偕行哨至焦湖而李卒

於軍侯北歸與大將鄂諾勒同赴京師獻策招集黃河逸南達爾罕軍以備出征從之以鄂諾勒為統軍萬戶侯以千戶副之招集降戶李夢卿等七百二十三人就糧陳蔡十年樞密行院至淮西以侯充壽州等處招討司鎮撫九月引兵涉淮抵六安至野人原與宋將相拒月餘招降之轉攻安慶進泊丁家洲南兵阻江自守侯進擊之獲閩都統十二年駐劄京口行省檄侯充江陰鎮江路軍民都鎮撫供給大軍糧草不乏積前後功擢武畧

將軍佩金符十四年江淮畧定帥所部隨招討李東渡  
浙江屯處婺間是歲八月永康浦江強盜竊發侯往捕  
之獲其首張炎季文龍餘黨張三八陳壽三復聚衆剽  
龍泉李公擊之馬絳木而止墜傷股遂班師賊尾其後  
侯命反旗鳴鼓若將向賊者駭遁去侯攝招討司事次  
於東陽十五年宣慰史公以大軍抵龍泉侯以所部夾  
擊軍至浮陽張陳出戰擒之遂留鎮龍泉分屯慶元慶  
元賊陳其姓稱招討使號頭陀軍侯提銳卒數百人宵

闖其壘一戰平之十五年陞武節將軍管軍上千戶十八年處州賊寨平八鳩衆五千掠遂昌宣慰高公討之命侯倚角平八歸復召其徒幾數千人侯整陣疾趨就梟其首行省第功擬管軍總管咨樞密院不報二十年十二月吳提刑者居青田之鷓鷯與政和賊華通復謀叛用宋祥興年號鑄兩浙安撫司印聲搖閩粵侯與趙萬戶統兵入其境招之不至四面進攻賊負山阻不下侯直薄先登手刃其徒毛總制何惟寧賊大潰生擒韋

尚五鮑吉獲宋陳丞相偽劄并賊首黃華印榜赴宣慰  
司侯威望益振二十六年楊震龍反會稽嵎縣壁龍興  
山構屋六十餘間飾以龍鳳偽造法物自稱國主放兵  
四掠諸縣響應左丞相莽哈岱自維揚南討調水兵萬  
戶呼爾哈齊元帥前路迎敵二月渡西興即以侯充  
行軍都鎮撫點視諸翼軍馬侯至新昌西南二十五里  
遇賊直前搏之殺二百餘人擒其首表九駐軍蛟井賊  
入繼錦鄉遣塔喇海千戶逐之不得侯與元帥帥大衆

出桃源賊萬餘屯史家樓噐甲精明官軍望之失色侯  
笑曰此輩鋤田夫耳何足浼吾馬足耶大呼陷陣萬衆  
披靡悉奪其噐甲明日復出戰擒其先鋒張九賊遂解  
散長樂太平開元義和諸鄉皆降居民安堵三月行大  
司農卿托克托領兵出貴門至玉山與史宣慰軍合侯及  
元帥偕來登龍興山瞰賊巢縱火焚之賊拔寨去諸軍  
欲還忽報黃連坑賊陳萬將至侯遣兵六百邀之大捷  
四月與圖呼勒萬戶會於天台曹榮等來降出仙居涉

蒼嶺入永康五月至婺州六月武義永康復叛侯與推  
官蔡某出撫諭之賊王小朱菊相顧曰弁而甲者呂將  
軍也相率拜馬首隨侯入城侯留百人屯泉溪鎮撫之  
十二月復回婺州侯往來東浙凡十三年大小數百戰  
其地溪谷幽阻夷洞雜居言語不與華同俗擬動吏  
稍侵漁之即嘯呼篁竹中放掠無忌兵至即散兵去復  
合卒駢首就僇乃已侯知其然心切憫之所至先散榜  
招集降者甚衆不聽命乃殺之諸將或並坐論功侯嘆

曰取赤子頭顱易賞級吾不忍也侯性沈鷙寡言笑與士卒同甘苦所得虜獲賞賜輒分與壯士不私其家故人樂為之死所向皆捷然未嘗自伐其功以故久不益封二十七年正月呼爾哈齊元帥回屯暨陽侯中分麾下出鎮許浦十月道過東舜風疾作仆地輿而旋卧江陰寓第不復起明年八月除東平等路中千戶散官如故侯已不能拜矣尋請以子世英自代戊戌正月疾再作遂卒享年六十有四夫人張氏繼劉氏楊氏子男六

人長世英襲父職次世雄世榮張出也次亡世隆世昌  
劉出也女三人長適崔次適昭信將軍元幼未入室孫  
男八人女二人侯幼有志不事產業劉夫人以勤約起  
家侯連歲出征夫人躬自蠶織家僮數十稱工藝廩食  
之無情游者以故資用豐裕侯得優游養疾數年中饋  
有助焉庚子二月諸子扶柩北歸以七月吉日葬於東  
平汶上縣權家鋪之原從治命也明年世英赴雲南行  
營劉夫人俾其壻元侯來求銘辭曰先外舅之墓有宿

草馬而窳碑無言則罔昭於後敢乞子之銘余再拜辭  
不可乃次第侯功狀授之復系之銘曰渭水非熊牧野  
揚鷹育世於姜載績載興有嚴虎臣躬秉武節寧旗淮  
泗洗甲甌粵槎溪梯嶺兵不留行策勲飲至緩帶江城  
將星宵隕空營聚哭素幔東歸平生部曲東原之柏有  
碩其庭惠我後人降福攸寧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誌銘

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忠臣不立兩君之朝烈女不踐二

夫之庭然伊摯醜夏而就湯微子抱器而奔周何哉蓋  
三代之士出處進退合乎道義漢唐以來士以功名自  
見撫興王之運則智者獻其謀勇者効其力故陳平仗  
劍歸漢馬援專意東方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矣嗚呼  
吾讀西淮吳公之遺事不覺為之太息焉汴宋之亡也  
康郎南守兩淮為邊障韓張楊劉百戰死守廬壽濠光  
之間被兵多於東淮者地險阻也其民扭於金革習於  
行陣目眩旌旗首卧鋒燧北風塵起三尺童子不介馬

而馳之武夫健將由此焉出及杭宋之亡也權奸竊柄  
刑賞頗僻將士解體故天兵徑度長驅淮浙首尾不相  
救廬帥先遁安慶繼降是時吳公祐鳩鄉兵守壽春道  
梗不通遂以城歸附丞相忠武王引軍徇江東以公為  
向導由池口趨建康批溧水取建平長興兩縣據獨松  
關隨大軍濟錢塘江攻越台溫三州入閩破莆陽以功  
除懷遠大將軍招討使大勢畧定從行省旋維揚時至  
元十三年也明年卒於軍子安民襲父職十八年泛海

征日本授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先鋒抵島上颶風驟  
起衆散而歸二十年建寧黃華叛討平之移鎮南潯復  
移海鹽已而還守溆陽二十六年出軍江西討余賊鍾  
明亮破之就鎮和州大德四年卒贈騎都尉渤海郡伯  
長子繼文先卒次繼武字震之授昭信校尉壽春副萬  
戶延祐六年恩覃武畧將軍泰定初轉武德將軍戍溧  
陽如故於是兩淮之版圖歸職方氏六十年矣向之荒  
城殘堡蔓草頽垣狸狐嘯聚其間今則煙火相望雞犬

之聲達乎四境桑麻被野桴鼓不鳴侯祖父握兵再世  
南征西驚甲冑生蟣蟲略無寧歲三傳至侯遭時昇平  
兵寢不用毫弓釋弮超距蹴鞠軍中作色而已蓋甲子  
一星終天道周必復治亂興廢陰陽消長疑有數行乎  
其間侯於是晦其韜畧從容樽俎留意經術教子讀書  
蓋侯家本壽春懷遠公先名棋曾詣鄉舉不第投筆試  
劍學萬人敵家傳黃石公兵法至侯之子孫將復以儒  
起家云至治二年流民千餘北渡淮白晝剽掠戕殺居

民界上驚擾侯禁之不聽遂至無為之石礮擣其首常  
公乞赴州論如律天歷二年田旱民飢侯勸率富民出  
粟官吏捐俸賑貸為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明年請沛省  
漕荆湖米以贍軍得萬有八千石士飽而歌侯在鎮三  
十餘年軍民安之至順改元八月疾卒年六十先是侯  
豫卜葬地於祖塋之旁植一木誌之人莫知也疾亟始  
語諸子於是遵侯治命葬下蔡縣西壽河之原侯天性  
孝友篤于親誼服用儉素輕財好施幼弟三人皆劬出

侯以同產視之懷遠時莊田產業皆在壽春侯襲爵居  
屯所以產業委諸弟恣其出入不問久之諸弟議分析  
止之不能乃聽其均搭而止取其一又以姻族黨之貧  
者故沒之日家無餘貲人以為有季文子之忠諸弟懷  
其惠聞侯訃皆匍匐踊遠來會葬如父之初侯有四  
子邦貞嗣職今為某官次邦詹應進士舉邦直邦獻女  
三人適許允謝致遠沙圖穆蘇孫男五人得元得輿靈  
壽餘慶餘馨女三人銘曰釣璜北海避殷歸周牧野鷹

揚世祚營丘伋紹侯封延伯春秋曷云三世將忌陰謀  
纘我祖考載揚王休星一周天武偃文修楊林西口擁  
萬貔貅轅門晝寢緩帶輕裘思侯不見江水悠悠世業  
厓碑永福川流

同知丘公墓誌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  
師封魏國公謚文定丘公諱宙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  
生奮魏科躋臚仕踐敷中外三十餘年為宋名臣公生

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紈袴習好學聰敏行己孝  
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然表裏如一  
德人之容望而可即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郎  
始赴銓曹連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既闋杜門不出  
至元甲午朝廷錄宋故官勅授田州路總管府經歷田  
左右枕江蠻蜚雜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勿往慨然曰班  
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煙雖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  
考而歸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談說南中風俗以為笑樂

氣貌勝常無幾微不滿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欲之  
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後  
疾浸劇醫藥弗瘳久之不良於行或經月不踰外廂因  
自號為息軒甲第一區亘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  
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  
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詣兄所則弟具酒饌以從  
參坐笑語懼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內怡怡  
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壻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

縷纒角佩玉紛悅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觴酬酢鄉人  
羨之公弗喜也退入齋閣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  
娛生平不廣貨產不蓄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  
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釋晚年尤味禪悅高  
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參徑悟莫窺其際暨至屬續神思  
愈爽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頌佛號趺坐  
而逝將卜葬諸子裒公行實來求銘謹按丘氏世居暨  
陽文定次子諱壽邁宋大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諱

汲宋中奉大夫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男五人長聖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基行宣政院宣政理項塏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遂孫次妙淨適趙德寶妙山適袁天麟妙琬適潘仲華先卒妙蓮適何之植妙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鎮次海寶廣智普龍樹孫女五人長淑靚適鈕遂孫之子敬實次圓通議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如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宋寶

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歷己己之正月享年七十有二  
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葬所也噫  
公願息今息矣銘曰文定之友伯恭欽夫稼軒石湖皆  
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遺垣故第淡煙衰草淒  
涼乎衡湘之下江淞之隅惟公之傳四世其昌而五桂  
聯芳又將送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種德有堂  
亶其然乎

清河令王公墓誌銘

王西淮望族也世居光之固始唐季王潮昆弟者挾百  
八姓自固始轉戰入閩據其地傳國數世其族留固始  
者依大山以居自唐迄今蕃衍益盛宋遷江南浮光為  
極邊王氏生長兵間以鞍馬雄塞上諱傳淮西路鈴公  
皇考也公諱友迪字允迪生而雋邁及壯有大志文武  
兼長族祖鑑為殿馬帥穆陵名將也奇公之才常挾以  
自隨指公謂諸將曰興吾族者必此兒也公益自奮然  
性不喜曲事豪要以故宦游江淮二十年備嘗艱勞仕

輒落落不偶公志不少衰清河當淮流之衝左顧豐楚  
右盼濠壽北通邳泗淮閫截築為城城成擇守難其人  
公請行有旨立清河縣以令畀公邑當孔道甲馬宵發  
車船夕濟警無虛日公一鎮之以靜居民帖然如在中  
州樂土至元乙亥帥下江南諸郡邑各以城附公轉承  
務郎舊令尹如故居無何遷同知招信軍府事公老矣  
益無志仕宦丙子秋八月感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卒之  
日公所乘馬悲鳴躑躅有頃而逝鄉人異之兩淮之士

聞公卒皆為之流涕清河邑人尤哀思之相率告於省  
臺以公舊勞於邑遺愛在人請以公子文信襲父職慰  
甘棠之恩朝允其請始公之治邑也於邊鎖軍實餘暇  
常留意民事為政本於仁慈濟之以嚴明不令而民從  
化故邑人歸心焉公娶夏氏子三人長文用次文信自  
盱眙尉升宰換授江陰路錄事廉恕有父風次文虎歲  
在戊寅殞公於朗石莊之阡价來請銘銘曰清流維河  
墉屹其峙中有美錦製自公始公祠百世名遠淮水

故司獄趙君墓誌銘

重陽後五日友人沈伯亨來言曰趙君仁甫之子一初  
往年識先生於錢塘今願竊有請也凶服未敢前予驚  
問曰仁甫之母無恙耶伯亨曰趙氏母八十有六尚無  
恙也而仁甫以八月晦日逝矣予失聲嘆曰天乎世寧  
有是事耶仁甫孝於其親篤於友誼勤於王事善人也  
乃罔或克壽天降之罰抑何酷耶翌日其子來拜且哭  
將扶柩返葬東浙來求銘吁此後死者之責也何辭焉

君諱文榮仁甫字也宋故王廷美之十三世孫生而有  
名在玉牒實咸淳八年壬申也宗室子孫世襲富貴多  
怙侈不學君兒時獨修謹長通經史習舉子業獵獵有  
聲會國亡家替仕進無階不得已釋儒服而從吏由海  
右道憲司書寫文字入紹興路總管府掌簿書就充會  
稽縣平江路錄事司杭州仁和縣三任典史升宜興樂  
平兩州都吏目幕府簡靜以廉敏稱泰定丙寅北來暨  
陽為馬馱沙巡檢職守之暇時時訪予談文論事予始

知其儒者相得甚懼已而省差嘉會門鈔庫副使浮沉  
州縣四十餘年惜君之才不克致遠君處之夷然不少  
抑挫至順辛未年及耳順始授牒除將仕佐郎江陰州  
司獄癸酉三月復至吾州吾長君二十歲別去九載怪  
其容貌枯瘠鬚鬢蒼皓不類前時意君畏途跋涉久重  
累憂患多固應如此然不意其遂至此也夏中旱暵予  
避暑過蕭寺與南山師對奕君未嘗不在抵掌擊節笑  
噱終日子語之曰君在刑曹何得乃爾對曰無疑讞無

淹囚官長退食吾亦旅退閒無公事故從子樂耳予心  
服其幹局優裕乃有餘地超然不為世俗所拘八月某  
從官僚以下迎詔使於南門之外君笑謂予曰我親儻  
居杜橋之西已約南山師幸偕過我將拂琴整局以待  
予諾之弗果往自是不復見君亦不聞其有疾也伯亭  
又曰君驟疾豫知不起走价越上呼其子既至屬纊三  
日矣哀哉哀哉君真棄我而先耶吾尚忍銘吾友耶按  
趙氏起涿郡王邳一派居開封之後儀六世祖懿之以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從駕渡江徙居越之上  
虞嵩城里至元初又徙城之西南隅文林郎秦州判官  
諱時寬君曾祖也國子監進士諱若墩君祖也承信郎  
諱嗣穆君考也母李氏男三人一初一中一德女一人  
未出室銘曰王宮侯邸降庶族兮噫州縣勞勞抗塵俗  
兮噫不卑小官不苟祿兮噫大雅卓爾立於獨兮噫百  
歲閃電往不復兮噫

緡雲縣主簿朱君墓誌銘

人之生或哲而天或愚而壽偶自生耶有生之者耶愚而壽者樗耳至於哲而天者則氣有所甚偏而理有所可疑天漠然不可測而人盡然以悲此吾於里中朱君南伯之喪壹不知其涕之所從也君諱申長壽鎮人幼性敏悟天才脫穎伯叔父咸奇之曰是兒驚驚也必瑞吾宗年十四入場屋藉藉有聲諸老生斂衽避之既壯問學大進文思泉湧憲使陸公招致館下誨諸生主賓相得歡甚偕入京師歸復侵疆職業修舉確齋苟公忍齋

申屠公廉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妄許可見君之  
文咸擊節稱賞薦君才可掌冑監不報秩滿授將仕佐  
郎慶元路鄞縣簿人疑君儒懦不更事且鄞劇縣負山  
瀕海民恃險為姦殆難治君至之日縣長官因賄奪職  
已而同僚相繼敗績君獨署事從容治之猶有餘力郡  
檄往昌國體究賑糶君覈實欺隱官吏獲罪者自以為  
不寬復往定海蓋造軍屋百三十間旬日而畢不愆于  
素民不知役軍遽如歸鄞素多盜不時竊發巡尉乏官

君攝逾年逮捕不煩私販不入境一日海盜出沒洋中  
聲搖旁邑令畏弗敢出君鼓棹徑去直前搏賊獲其首  
并從者八十餘人自是客商往來如履平地君性嚴明  
不受私謁尤惡豪右侵細民一繩以法民有擊舟入浦  
者遇雨輒刈道旁禾以蔽其首田主見而擊之斃曰盜  
吾禾吾擊盜耳更數獄不服府以委君君擬斷曰本圖  
把禾以禦雨初非竊食而充飢當論如律一府大驚更  
相傳誦謂君治獄平允自是帥府憲司轉委無虛日一

月坐縣治事者無幾耳君盡心為政居官以廉能稱四  
年代者至民遮留之泣曰復有洗冤澤物如朱君者乎  
有送至境上不忍去者居一年轉將仕郎調慶元路司  
獄丁內艱服闋補江浦簿繼丁外艱君齒未宿憂患并  
集鬚髮盡白毀瘠之餘弱不勝衣人為君憂之君亦杜  
門絕進取意繙經教子將終身焉閱二年再調縉雲簿  
命下君嘆曰祿弗逮親吾且休矣人謂君薄縉雲不赴  
君亦不答俄感微疾言笑如平常踰月浸劇神爽不亂

顧謂諸子曰死生命也吾死布衣幅巾以斂侈靡不度之物慎勿寘吾棺中吾儒家慎勿以緇黃治喪若等自愛以詩禮自勗毋惰毋傲語畢而逝君生宋景定元年庚申以延祐五年戊午三月甲子終於家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君自幼以文鳴著作數百篇號淡圃集清新典雅動合法度雜前賢文集中不辨初習舉子業鄉校月書屢占上游每一篇出人爭膾炙已而廢不為兩為校官輒自詫曰惜不自進士中得之甲寅科詔下君忻

然有子玉馮軾觀戲之意余長君八歲才不逮君君過相推敬丁巳余中鄉試將如京君時已被疾聞之甚喜遣其子來饋贐侑之以詩致殷勤焉明年春余旋至廣陵聞君訃驚失聲曰噫鮑叔死矣既抵舍君之子德育哭來告曰先君寢疾時忽呼諸子曰陸先生其歸命筮之意若有所囑者易筮之夕始曰吾銘託之斯人他人慎勿與也哀哉伯牙之琴絕矣死者若有知也猶能為君一再鼓之謹誌曰朱氏系出維揚徙暨之長壽鄉二

十有餘世矣君曾祖諱瑛娶蔣氏繼蘓氏祖諱愨宋迪  
功郎娶吳氏繼周氏父諱慶宗宋登仕郎娶戴氏君娶  
張氏子男四人長德肖早卒次德育德脩德能女二人  
長適楊啟次未入室孫男一人女二人俱幼君歿之明  
年歲在己未德育等卜以二月二十有三日己酉窆於  
長壽鄉之觀庄祖塋之側治命也銘曰登彼觀庄之原  
古人可作其惟朱君乎洵美孔碩卓雅不羣清淑之氣  
升為浮雲體魄所存既固且寧以穀爾後昆

乾  
坤  
艮  
巽  
震  
坎  
離  
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 閔思毅

主事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 劉楷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十三

元 陸文圭 撰

墓誌銘

廣平張公墓誌銘

延祐改元之二年中順大夫廣平張侯國綱來尹暨陽  
至之日迂者未出城侯微服先至學宮延見諸生問民  
疾苦既視事聽斷明允吏民驚服爭問其爵里家世或  
曰侯嘗掾江西省又為其屬歷州縣所至有聲其先則

治之隱君子淳德不耀鍾美於是者也家世從來遠矣  
居數月侯訪余牆東田舍勞問良苦意若殷勤者已而  
泣曰吾先君子賈志九原墓木將拱瀧岡之表蓋有待  
也今吾老矣功業不建夕陽西流大懼無以昭前人之  
光發揮幽潛以垂不朽瞑目猶有憾吾子其圖之余再  
拜辭不可則敬復於侯曰中州兵燼垂二百年譜牒無  
傳名公鉅卿罔或登載况林丘逸士閭井閭民不求聞  
達姓名湮沒何限嘉言淑行孰從而求之侯喟然曰先

公幼有至性事二親曲盡孝道昏晨定省冬溫夏清率循禮經一無違者慈親先逝事繼母如所生有姑年邁孀居無嗣迎歸侍養禮之終身女弟繼出適薛而寡二甥幼視如己子撫而育之俟其成立為其冠婚閨門肅睦內外無間言業儒不喜章句通古今治亂兵財大畧有志當世逢時搶攘廉於進取浮沈州縣間歲月淹久在潞磁幕府時與何公繼先同僚相好也何驟貴顯晚年平章政事或勸先公自結以求援且曰公縱無宦情

曷不為子孫計先公歎曰窮通命也吾其如命何卒不許久之授韶州路蒙古教授聞韶佳山水將往游焉以親老不便而止遂不仕侯又曰吾掾江西省時年尚少休沐日或與其徒游宴先公聞之怒曰江西二十八城生靈之命懸於一省坐上皆貴人政在若曹若今怠惰其體漫不省事行獲譴矣尤留意刑獄公事每曰人命至重論死者必先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恨矣我為小吏時不妄笞一人汝宜誡之一日吾

自省戶歸侍次忽顧曰近聞某州獄請讞若何對曰已  
平反之矣先公喜見顏色吾自是留意獄事後以左右  
司官從僉省平南安贛城之寇禁止殺戮開釋無辜招  
安餘黨頗有力焉洎審廬陵疑獄辨誣服為盜者十九  
人又慮囚於湖南理失入者十有三人明恕而行非曰  
能之嗟乃先公之教也語未既余再拜謝曰謹聞命矣  
遂次第俟語復依其世系而誌之公諱弼字輔之世居  
汴之元武縣大父以上逸其名父諱清母鄭氏繼母劉

氏壬辰之難避地於邢遷於洛水因家焉今為廣平人  
公鄭出娶司氏前公十七年卒公生之歲龍集甲申以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五月捐館享壽六十有二子男三  
國綱前任奉政大夫鉛山州知州國輝志不願仕國享  
同知常寧州事女三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達遠造遂  
遵孫女七長適泰州監鹽倉汴梁表傑次適察院書吏  
河南楊益次適同郡徐希文早卒次適臨州縣丞冀寧  
焦昇次適龍興路學正同郡李輔次適聊城丁某次在

室曾孫男五海孫壽孫買孫引孫真孫曾孫女尚幼至  
大三年庚戌國綱偕二弟卜葬公永年縣之嚴村先是  
上世諸喪皆攢淺土乃悉遷而祔焉卜其兆域而叙之  
昭穆禮也銘曰登此廣平之丘綿綿生之瓜不在其身  
昌于而家降福孔遐

郭雲仲墓誌銘

自古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為之蓋年壯則膂力方剛  
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

及其春秋既高閱歷寢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審而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念直視無所見贖贖若不聞此固非狂夫孺子淺見之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競習場屋舉子文字長君子炎字明仲妙齡挺秀獵獵有雋聲甲子丁卯兩貢於鄉弟雲仲癸酉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吾同歲少數月耳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弟如神馬出渥洼平步千里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

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磨厲以須其後諸侯軍從壁上觀秦項戰人人惴恐已而俱北余亦垂翅而歸雲仲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舉場旋廢士抑不用明仲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間抗顏為師不幸早殞雲仲相繼糾錄於學脩葺俎豆呻吟咕俾扶別隱租學粗成立人以為難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鮮克舉之復長南徐之濂溪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式遄其歸自是十年不調扃戶謝客伊唔窻下足跡不

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教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鮎  
上竿矣余屏丘樊五十餘年卑校官不為鉏耰之暇時  
與君往來勸君勿出君不荅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  
貢士江浙間不數人聞君來以為異爭先見之君鬚蒼  
蓬皓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拓見者驚歎君視學  
舍已不可為為之輒沮謝事不可默然而已黜其聰明  
養之以虛白墮其智慮示之以天俛士方道然從之而  
君已逝矣啟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吾夢與諸同年

探籌吾先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  
女從也君生淳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  
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擗且拜  
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縣人諱某中奉大夫安  
仁開國男女真擾中原護宋駕南遷占籍於江陰高祖  
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直郎祖某隱德弗  
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出繼父某為嗣娶  
王氏樞密使駿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縉

前卒次綺綬紳椿楠文學彬彬焉女一人適劉某卒孫男二人留孫闕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於由里北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先雁門距汾陽胡源之長茲由里卜允臧在後之慶

王德秀墓誌銘

壬子夏五余素車出城西會友人王君德秀之喪於申甫君二子拜墓下哭而起曰先子齋志九原功業不少

表見於當世獨行實猶有可攷先生累世通家宜詳知之將丐文以圖不朽方事之殷未敢以請余答拜辭請屬筆當代文士不可讓事甫訖又以為請嗚呼吾忍銘吾故友之墓也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曜考諱申字仲遠經明行脩其人如玉宋咸淳中余始弱冠仲遠辱與之游為忘年友歲在癸酉同領鄉薦仲遠以禮記義占名第一明年春偕上春官君侍親如杭余始熟君君長余一歲好學篤行如其父而通敏過之仲遠

不幸終於乙亥之亂君匍匐葬其親遂屏居里中閉戶  
絕交棄科舉業於經子傳記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喜  
陶朱丹圭之術研精其奧初仲遠性儉素不營生產有  
田一頃室廬僅蔽風雨君辛勤三十年力穡務本以贖  
雒州里好施不倦求者如歸嘗笑謂客曰孟嘗不能自  
焚其券而使馮驩因以市恩浪得為豪士矣故君家每  
歲積空券數百度不能償者棄不復取丙午丁未歲大  
饑君倒廩出粟賑之全活不可勝計時募民入粟拜爵

君不自言雅尚簡樸不以富驕人布衣糲食泊如也匹馬一童往來阡陌與野人參語襍坐見之不知其為儒者也酒酣劇談貫穿今古遇知己握手出肺肝語自負一世之豪江左隱然知名晚年新居落成二子宦學自立將以優游卒歲而天不假之年矣所居鄰季子墓謀創延陵書院以待四方之遊士興義學以教育鄉里子弟跨夏浦建大石梁以濟病涉者俱有志未就而卒卒後數月朝廷錄君賑施之勞賜以初命之服非君志也

而已不及拜矣君名茂宗德秀字也生辛亥壽六十娶  
丁氏繼室余氏子二人天啓教授盩陽路鈔庫副使昌  
道舉茂才異等女一人未出室卜四月二十日乙酉葬  
君於港西之原去家百武而近懷親也嗚呼君遂止於  
斯耶始與君父子以志業相責望仲遠既不幸早世君  
才不用於時而以其餘力起家余獨偃蹇困躓老而衰  
矣俯仰疇昔感慨存沒泣然泣下嗚呼吾尚忍銘吾故  
友之墓也夫吾忍弗銘也夫為之銘曰考鍾慶厥嗣嗣

昌厥家胡福孔殷而壽弗遐數也命耶嗣又競爽殆復  
盛耶

榕山君墓誌銘

岷江西來演迤數千里中流巨浪衝突擁沙為州以百  
數而馬馱最大東過暨陽為南江北抵秦興之澗為北  
江東入于海馬馱據三江之中風氣融結地脉平行人  
物阜蕃土俗龐厚廣陵陳氏家其上數世矣至榕山君  
而始大君諱傑字漢臣其先自潁川徙有諱德以孝弟

力田起家者君曾祖也諱清祖也諱端明考也曾祖妣張氏祖妣沙氏妣胡氏君生而不凡身長七尺狀貌竒偉深沈有局量欲馳驟當世會考君病廢左右奉養志不克就嘗學書鄙俗儒齷齪不足為法從計然丹圭之術觀時取予積粟如坻家累千金施窮周急畧不少靳晚歲田廬子孫之樂幾無遺憾而不獲躋上壽者病奪之也初調荆南征官未赴適汴梁相王聞君召之欲往不果俄患風痺偃臥里中優游養疾數年而卒君生壬

子終己未享年六十有八榕山其自號也娶張氏子二人簡範皆好學卓立女四人適劉垧陸庸李寅孫餘在室孫三人稱臨壯是歲十有二月癸酉葬於洲上延慶庵之西距家二里許君自卜息所也未幾張氏亦卒祔焉踰年其二子來拜且泣曰碑陰先友無在者銘以累執事余答拜曰諾君與余同生少數月耳意氣頡頏相得甚歡時渡江握手笑語磊磊落落青天白日我知君心一夕痛飲古梅下慷慨劇論古今事旁若無人自是

不復再會嗚呼而今而後此士不可復作此樂不可復  
得矣發揮潛德非後死者之責與遂不辭而為之銘銘  
曰自幕至虞明德始大太皞之墟元姬作配鳳凰鏘鏘  
媚於齊姜家貸公收陳世其昌中洲有廬江水瀾瀾厥  
土孔良之子洵美我田我桑我始既勤無秩與祿等之  
封君孰饑而啼予粟汝哺孰負而寬汝直而吐布衣長  
者名著江淮或縻以爵招之不来渥洼神駿逸駕千里  
竟尼其轅跬步而止西原植柏鬱鬱蒼雲泉扃闕寥呼

君不聞宿草芊芊過者下馬龜趺不磷百世之下

故稅使陳君壙誌

按此即陳傑壙誌原註為其子代作故附次前篇之後

嗚呼孝子之事親終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不肖孤銜  
哀忍死匍匐以裏事大懼無以彰先考之懿將乞銘於  
當代鴻筆而又斬然在哀經之中未敢以請姑識歲月  
姓系納諸壙哀哉惟有媯之後國於陳子孫其昌代有  
顯人族居潁川者避五季之亂南徙維揚占藉揚之泰  
興江心有土可居曰馬馱沙首起南徐尾盡東海土宜

耕桑聚落繁盛吾家於此數世矣高祖以來隱德不耀  
至先考而陳氏始大先考幼失所恃二弟俱天親被疾  
不省家事先考隻影自立奉養無違備嘗艱辛以儉自  
力扶植門戶經理產業田園第宅井井有緒晚年事力  
充裕捨施不倦以信義行於鄉黨平理曲直賑恤困乏  
鄉人有患挺身赴之有便利事必舉倡之人皆悅服有  
鉅人長者之風名隱隱聞江淮間先考性沈毅寡言笑  
重然諾慷慨有大志本以功業自負讀書不守章句史

學貫穿詩酒賡唱落筆驚人招師講學訓子嚴其中更  
多故壯志不遂頗不樂任進歸附初省府貴人有相知  
者拔授樞密院宣使不就丁未戊申歲大侵出粟數千  
石飼饑民全活甚衆官錄其勞敕授江陵路稅課副使  
未之任丞相河南王檄召保充本投下戶計總管宣命  
將下先考至維揚將如汴梁謁遽得風癘之疾輿歸里  
中手足不仁臥疾八年禱藥備至聞有善醫者數百里  
外迎致然卒不効家人憂泣束手無策先考精神不亂從

容治家務如平時顧二子曰死生命也吾平生無大過  
失粗有成立汝等慎守之吾無憾矣歲在丙辰呼善地  
理者親卜葬地於所居之西北二里許手植檜柏成行築  
庵於其旁時一省焉己未七月告成閱月而先考棄諸  
孤實八月之九日也哀哉先考諱傑字漢臣生宋淳祐  
壬子之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八曾祖諱德妣張氏祖諱  
清妣沙氏父諱端明妣胡氏娶張氏今在堂生四男伯  
泰叔庚皆早世仲簡季範六女長許適李某未嫁而卒

次適劉塤次適陸庸次適李寅孫餘寡次許適沈某未  
行孫男三人稱孫臨孫壯孫簡等謹擇是歲十有一月  
甲申出祖遷柩於新庵十有二月癸酉下窆嗚呼孝子  
之事親終矣自今簡等上侍母慈協和昆弟共保先業  
一遵先考之治命江水在此不敢食言嗚呼哀哉嗚呼  
痛哉簡等泣血百拜謹誌

慈悟居士墓誌銘

幽冀古燕趙國土脉深重習氣剛猛人生其間雄傑魁

偉毅然有烈丈夫之風可與共功名者顧自遼宋以來  
南北殊疆譜牒散逸所聞所傳聞朝市山林之間姓名  
晦而弗彰者何限有志之士所為慨然太息者也范陽  
張仲威一再仕於豎慷慨急義人也清而不隘剛而不  
傲輕財好施與人交有終始豎人愛之君以豎人之愛  
已也遂留居焉墾田築室於南墉之外讀書教子與余  
往來相好也間為余述其先考君之賢長身玉立鬚髯  
若神便鞍馬射命中軍中號萬人敵隨史丞相南征斬

獲甚衆攻釣魚山先登陷陣第功賞將命以官一日單  
騎深入岩谷若有所遇亟歸焚其弓矢懺悔事佛終日  
跌坐手不釋經卷與人言恂恂如恐傷之無一點豪武  
氣鄉人稱為慈悟居士嗒然有厭世之心病革口誦佛  
號不絕瞑目搖手而逝吁異哉傳稱韋應物初為三衙  
衛士驕橫不羈晚年折節所至埽地焚香清淨自居世  
果有斯人也仲威急流勇退卓有父風泰定丁卯以從  
事郎台州路黃岩州判官致其任會朝廷推恩考贈從

仕郎大都路良鄉縣尹命下之日余率衆往賀之仲威  
愀然對其先人遺像而泣且告余曰先子沒四十餘年  
楸柏之實久矣不肖孤朔南奔馳不克歲時灑掃且墓  
左之銘未立敬以囑子尋授余以家狀余不敢辭謹按  
燕山張氏皆祖翼德散居山後諸州君魯祖諱建中占  
藉永清縣之統和鄉家饒財畜牧滿野上腴居邑之半  
散邨孤貧延納賓友其門如市朝廷下令家飼官騎二  
十四疋者與循一資君飼如法歲且蕃息與之官不顧

受人以比卜式里居一夕盜闖其門聲甚惡君呼而進之曰若等迫饑寒非獲已也吾素不儲珍產所有者絲續耳悉輦置庭下恣所取盜驚駭欲棄去君徐以溫言撫之各負重而奔未幾兵寇搶攘君出避地卒困於沙漠垂殆逢三十餘人不知所從來翼而出諸險乃脫問其故對曰疇昔之夜受君賜今是以報詢其姓名不告庶得為首者二人曰王庶劉琮云君既免於難遂不問家事蕭散林壑壽九十七祖諱益相繼隱居習岐黃之

書收畜良方務以救人不邀其利州里德之晚授朝奉  
郎太醫院判官壽九十六父諱德林始以良家從軍天  
兵攻信安四面阻水久之不下君策馬環視白其帥曰  
城如臥牛形背有廟焚之吉從之即日城破帥大奇之  
挾以歸朝賚馬四匹羊百口俄謝病去壽百有一實生  
居士諱山字甚至元十三年卒壽纔五十有七葬於永  
安鎮曹家務娶完顏氏追封宜人壽八十三子四人長  
仲祥次君祥次政仁次政儀即黃岩州判官仲威字也

女二人小奴素兒適盧某王某孫男六人思慶思用思  
善思道思遠思進四女適王某王某杜某桑某曾孫男  
五人女六人俱幼銘曰君之祖若父三世皆登期頤豈  
昌黎所謂未有佛之世耶君一起徑悟求佛利益乃罔  
或克壽髮半白而早萎豈命有所懸人固不得而移  
耶將覺性長存雖亡而不隳抑不在其身而子孫之貽  
耶

竹隱處士墓誌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視身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閭門之內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族黨之中長幼皆順而聽也頑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消則一鄉之善士已如處士何君漢卿是也君諱劉發其先開封人居汴之陽六世祖大理評事逢吉宋元祐中徙常之晉陵建炎初常為兵衝高祖中奉大夫俊升北徙暨陽曾祖武仲四領鄉書登紹興庚辰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建康軍府事贈中奉大夫妣商氏封令人祖潤朝散郎通判池州

軍州事妣闕氏繼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郎妣闕氏封安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家饒財土腴華第甲一州先緒中微鬱攸繼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受學於舅氏感激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鐘出則從師友入則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殖者君笑曰貧富命也資性樸素褐衣布衾數歲不易屏五綦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炫飾輒閉目不視聞人小善喜若已有有不善事愀然不樂其言不諂其

行不悖其舉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不妄與人救人之  
急急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  
取進不競勢榮嘗為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  
遂不赴晚年益斂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  
其面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履逍遙觴咏其下  
自號竹隱居士余鄰牆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歎  
曰白首惟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逝者何余凄然輒為  
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我與矣哀哉言之不

祥也君絕嗜慾早善攝生鬚髮黧然顏渥如童筋力雖  
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苦疾眩終日嗜臥親賓  
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  
亟呼家人囑以後事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咨嗟涕  
洟俱懊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於  
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成鄉探  
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源  
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溥尤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

四人之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英之格之楨次出也彬  
彬就學高魯之澤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  
一人普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  
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孫晨入塾夜分  
親自課督臥起必偕詩禮閑習故君之喪棺衾宅兆曲  
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塋君於昭聞鄉由里山之  
原先期天溥之植來拜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拜泣曰  
五十年故交也曷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行實且系之銘

銘曰陟彼瓠子之岡望其壙緯如也猗嗟先生息其下  
子孫其昌錫爾純嘏我銘不磨永詔來者

莘隱胡君墓誌銘

余始至容山詢邑之賢士大夫而願納交焉或曰胡君  
宗尹醇儒也子欲見之乎余曰諾介其友江聲伯請見君  
使其子長卿應門肅容予舊於舉場中識之矣少頃君  
我冠大帶而出揖客中雷退讓不自勝坐而言姁姁惟  
恐傷人記憶前言往行酌答如響娓娓不倦時復歎息

形於言外扣其所學淵源深不可測儼然至元以前人  
物也余心敬之一再造其廬情稍款猶未究其議論也  
其里中人為余言君居家奉親篤孝昆弟昏敬如賓掩  
關不出官府罕識其貌獨嚴於教子日有程課夜分相  
守不寐賓興詔下喟然謂其子曰吾老矣尚憶兒時場  
屋汝力學勿惰尚及見汝成名乎子再拜受教家畜書  
甚富邑士求書者必之胡氏性儉約布衣終身敝居纔  
庇風雨晚年稍加葺治明牕淨几湛如也癸亥日長至

余約客芳潤堂小酌期君不至傳者曰君死矣客皆弗  
信也而傳者衆曰晨起固無恙日向晡瞑目而坐家人  
環呼之不應乃逝吁異哉吉人而凶可哀也夫君生宋  
寶祐丙辰之五月卒於至治癸亥之十一月享年六十  
有八君諱澤民曾祖元震祖南父庭桂娶趙氏先卒繼  
王氏子體仁長卿字也孫二人尚幼卜以甲子二月甲  
申葬於城南五里之岡君未死前數日謂所親曰吾欲  
以莘隱自號求文於陸先生以記吾平生何如既不果

至是其子來乞銘嗚呼吾之文徐君墓之劍也銘曰胡氏望安定建安猗君言行古璣璠內希先賢卓爾志外愧薄俗頽乃顏暮年拮据室苟完高丘宰木歸荒寒我評一鄉之善士山石可移銘不刊

處士單君濟之墓誌銘

山南水北穹林長薄之下哲人元夫鉅公長者往往而在命與時左浮沈閭巷化行於家義著於鄉功業不累於當時姓字莫登於簡策船背皓首槁死牖下者不可

勝數而蒼頭盧兒洒削馬醫僥倖得志於一時此志士  
仁人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余邕角時與城南單君伯恭  
游伯恭學銳甚個儻不羈乙亥之亂里寇竊發憚其名  
首燬其家伯恭及考皆遇害季弟濟之字君濟年尚幼  
挺身丐父命不獲焚其體半救至僅免尸而攻盜糾合  
民兵借助鄰壤卒擒賊磔之既復父兄之仇遂闔門不  
仕非慶吊不入城市力田治圃將終身焉特不喜與官  
貴交騶騎闖門輒避匿不見輸納井賦必為鄰里先佃

貧負租者貸弗責歲饑糜粥以食餓夫全活甚衆鄉人  
德之痛先廬不存手自拮据堂構丹腹煥然增舊君無  
他嗜好收畜書史尋師取友優游卒歲而已性純謹質  
直與人無競對人無一妄語默坐一室終日欽欽人莫  
窺其際或登高臨流嘯咏自適志所存遠矣中年得二  
子皆卓然樹立始弱冠俾從予書塾誦詩緝文君命之  
習舉子業余謂場屋廢久習是將安用君笑不答延祐  
改元科詔始下君於是老矣且嬰末疾手足痿痺顧謂

伯子曰天將興文明之運吾殆不及見之矣汝雖績學  
姑留左右嘗藥幹蠱州今貢士遣而弟以往又謂叔子曰  
城東陸叟吾所敬也汝往復受學焉名不成勿止也丁  
巳之秋君疾浸革勢不可起家人環泣君喟然曰吾讀  
昌黎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之語未嘗不撫卷歎  
悼今吾年垂七袞家道粗立兒孫滿目得正而斃夫復  
奚憾汝等篤學力行勿交遊非類勿墜先訓吾瞑目逝  
矣又曰我死幅巾布衣以斂世俗靡麗不度之物勿為

吾累屬續之夕索筆賦詩其警聯云人皆有死豈我獨  
仙霧散雲收白月在天嗚呼可謂達生委順之君子矣訃  
至余往會哭葬有日二子哭來告曰碑陰先友零落無存  
者銘屬之子矣余歎曰子之先君子齊鮑叔也最知我  
者銘曷敢不諾按春秋單為王畿采地諸侯襄靖樸最  
著後以邑為氏徙暨陽者不知始何年今所居墅以單  
名山名單彎田名單尖則族大而遠矣曾大父諱應里  
娶須氏大父諱從仁娶王氏考諱良輔將仕郎娶鄧氏

子三人長作肅字伯恭次澤之君最穉早失所怙事母至孝至元中調晉陵縣學官內艱不赴廬冢三年娶高氏繼時氏皆先卒子二人高出也長曰祥次曰瑞女二人適王通焦亨孫男五人恩同不花充延女孫三人俱未出室君生於宋淳祐九年十一月終於延祐四年九月晦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太寧鄉秦望山上鸞之原與高氏同兆異域從治命也銘曰鬱鬱秦原吉人之藏上有雲氣雙鶴來翔卜云其吉子

孫永昌

巽溪翁墓誌銘

歲在昭陽大淵獻嘉平之月余館容學旦有哀經褰簾而拜者進而問故則曰澗西張氏子也先人悼棄諸孤于月其邁以支干之弗協弗克襄事滋不孝是懼我乃卜明年甲子孟陬之巳酉窆吉我又卜黃塘原食惟是窆窆有期擴石未具無以昭潛德之懿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以狀授執事者敢泣拜以請余答拜固辭不

可則敬曰諾按狀張氏其先清河人宋建炎避地徙秣陵之句曲山西有澗清源穹薄望之鬱然張氏家其下數世矣族繁而昌代有聞人君諱文盛字彬之曾祖慧妣巫氏祖伸妣樊氏父端信妣谷氏端信生四子君其仲也性穎悟纔數歲屹如成人不隨羣兒戲弄稍長自力於學讀書通大義工草隸尤邃於醫務畜方藥以濟人卓犖有康世志每閱史傳見忠臣烈士成敗輒慷慨流涕時人皆異之居家孝於親友於兄弟始終無間言

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至元乙亥君年三十有六會天兵南渡破建業守者宵遁兵四散掠旁邑居民出走竄伏林莽君時以母寢疾與其兄文浩侍榻前守死不去黃頭先鋒至叱曰是何敢然欲兵之君泣告曰母在是也病不良於行請以身代死帥義之曰臣孝也遂去之且禁麾下勿犯其里既又予之檄使招集流散一境賴君獲安抱子携婦望君之廬以手加額曰君佛子也時事浸殊君太息曰是不足展吾志矣乃棄其所學從計然

之術研得其精為大區廣陵市中家僮數百指北出燕  
齊南抵閩廣懋遷絡繹資用豐沛散施不倦遠近赴之  
皆嘆如志里有爭訟多就君咨決君為剖析枉直論之  
以理皆愧讓而退生不解飲而酷好賓空壘對酌自得  
其趣晚年獨善吟詠句意清佳迴出塵外客遊淮楚間  
與名士結交如長平李克敬克誠金臺俛廷章濟南張  
正叔長清王啓宗皆相與唱酬詩筒往來無虛月閱世  
既久昆季凋喪獨享高年蘭玉森立食指日衆至無所

容或議析處君平生質儉不營居室至是聞之頗不樂始命茂木輦石相舊廬之北闌而新之門廡堂營內外數百楹既完既美賀者踵門君憮然曰張老有言吾聚族於斯將歌於斯哭於斯矣或謂君言不祥居無何疾作家人迎醫醫至曰疾尚可為君笑曰吾年及此邯鄲之夢覺矣尚何俟焉却藥不進客問疾猶正趺坐好語如常有頃瞑目而逝君生宋嘉熙三年己亥之十二月卒以至治三年癸亥之三月享年八十有五娶戴氏先

四十六年卒繼唐氏王氏亦卒子男四人長才冠次才  
茂才富皆卒次才雄女一人適王德用又卒孫男十人  
長德新次德昭德賢德繼德輔德方德潤德壽德溥德  
純女七人長柔靜適笄至道次柔貞適許文彪柔淑適  
孫德榮柔潔適湯元善餘未出室曾孫男十三人長邦  
彥次邦智邦達邦傑邦本餘未名女八人長妙淨適笄  
其次某君舍東南泉流向巽故自號巽溪翁兩繼室殯  
黃塘木已拱今從之治命也銘曰鼓瑟宴坐清溪之下

吹簫祖送方塘之野人生逝水滔滔不舍達人所務遠者大者翳翳長松陰陰美楨歸寧爾體錫爾純嘏

嚴氏壙誌

原注代其子作

嚴氏盛於漢望於天水居暨陽之花橋者不知世所徙先考諱起字伯震幼失所怙自力起家隱晦不仕生宋嘉熙庚子終大德庚子享年六十有一宜人劉氏生三子良恭敬良好學能詩仕至錢塘縣幕早卒宜人慈惠勤儉手撫孤幼成立敬宦學四方留兄恭偏侍敬辟司

徒府掾解職歸養宜人弗善也再掾兩省出宰陽翔改  
番禺去家益遠懼宜人年高不欲往宜人怒曰而起寒  
族被遇寵祿向心報國何以家為且近制弗許汝何敢  
敬不得已入南白雲在嶺晨夕北望逾年宜人寢疾竟  
不得供奉醫藥不幸泰定四年七月十有三日疾不救  
經冬聞訃哀慟隕越匍匐萬里撫棺濺血何嗟及矣嗚  
呼不肖孤不孝之罪終天莫贖忍死襄事以泰定五年  
戊辰三月九日壬申祔於城北廣山之原先考墓側宜

人生甲辰享年八十有四二女長適何垆次適黃鑑孫  
男二人炳閭孫女二人長適章立權次適楊邦達曾孫  
男五人觀孫聯孫真孫圓孫歸孫女二人僧奴闕奴敬  
今濫授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泰定丁卯正月例得蒙  
恩追贈先考承事郎建康路上元縣尹封母太宜人嗚  
呼漏泉之澤至矣不肖孤生弗能養歿敢以為榮謹以  
黃副本并納諸壙先考妣之靈尚有以鑒之孤子恭敬  
泣血謹誌

先考陸府君壙誌

原注代  
姪孫作

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吾不自隕也夫而咎鍾於先君  
忽焉棄諸孤日月于邁惟是窀穸之事未得吉卜是用  
痛心疾首賴天之靈盖踰年始相地於定山之余灣乃  
卜以延祐改元之閏三月甲寅朔越七日庚申遷柩而  
塋焉匍匐將事未暇謁銘於當代詞宗以章先君之懿  
姑述梗概饒諸幽有俟也嗚呼痛哉先君諱某字某陸  
為吳中望族自青鎮徙江陰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

妣吳氏父諱某妣俞氏先君幼失所恃逮事祖父供養  
繼母孝性純篤春秋忌日事亡如生齋潔祇事至老不  
怠博通書史工舉子業自場屋廢嗒然無他歧進取意  
韋布終身忱恪自守鄉里稱善人與物無競莫窺其際  
終日恂恂無疾言遽色家人不見喜愠然人有不善意  
所不愜稠人廣坐忽正色譙責不少恕已乃歡洽如故  
人亦諒其誠不怨也樂施與喜交遊賓至如歸倚樓笑  
咏觴來引滿陶然就醉不知月出欄之東也優游自適

日夕以為常晚益韜晦以家政傳諸子不問有無出入  
惡聞時事若與世相忘者癸丑六月感微疾殮泄不止飲  
膳日稀意忽忽不樂閉戶絕客家人憂之醫禱備至久  
之疾遂亟諸子環泣張目曰若等志學無倦毋墜先業  
吾瞑目矣又曰吾志丘壑死則擇亢爽之地葬我焉又  
曰吾儒家慎勿以緇黃溷我去以皇慶元年仲冬之望  
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痛哉先君娶杜氏繼  
吳氏皆先卒子八人曰魯曰青曰質杜出也青出繼舅

族質早夭曰常曰庸吳出也曰和曰雍曰渙皆側出女  
五人長適萬次適朱卒次適高餘未出室孫男七人女  
五人先君勤約與吾母起家訓諸子嚴而有度勝衣者  
即就學手自課授未冠娶者不得出外舍相過從婦女  
不踰相閨門之內肅睦如也嗚呼義方之教今茲已矣  
先君之嘉言淑行又可數乎瀧岡之阡曷日可表也孤  
子魯等濡血銜哀以誌諸石石可泐哀不泯嗚呼天乎

杜夫人墓誌銘

婦無公事內言不出諸閭雖有懿德人焉知之銘非古也然共姜孟母詩史登載後世無若人則已有則必書之况人子思顯其親禮也嗚呼吾於杜氏夫人之銘不敢曰不可夫人家於魏世為宦族父某早年棄家從黃冠遊號通真子母韓氏大司農某之子夫人幼而聰慧在孩抱間知孝慕其親通真子初渡江見文公四書喟然歎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己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為常至老不倦

夫人在旁習聞其讀粗了大義久之於性學若有所悟  
父詫曰恨汝不為男子及笄以適同里憲使懶齋孫公  
公時通判永州軍府事殷酬接不暇家事不問夫人治  
內米鹽滌澣之奉麻枲織紵之供織息必具躬儉率下  
惡繒大練靡事華飾動循規矩事姑如母敬夫如賓姑  
趙夫人年高性重夫人竟日侍側祁寒盛暑不輟得其  
歡心公年五十未有子夫人以為憂仕西廣時有王安  
人者寡居公謀聘之夫人曰為嗣續計何疑焉既至相

處甚睦王氏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避正寢以居之公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男良禎公曰向吾再聘懼無後也今有之矣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歸王氏奩資萬金速返之夫人固請留弗許人兩賢之後持節金陵趙夫人有疾夫人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跪進湯劑十旬弗倦疾卒不起扶柩北旋甫襄大事纔七閱月懶齋遽捐館夫人哀毀敕左右停含玉曰吾將以身為殉粒食不進者五日親舊交勸六日乃斂絕食如初越十有

三日不死氣自憒然乃呼家人而喻之曰吾聞醫書云  
婦人七日不食則死今吾倍之而又不死幽冥之中或  
陰相予其為吾兒尚幼而失所恃乎吾責殆未已也起  
強加一餐終以此得羸疾公既葬夫人以其子自大名  
如廣陵尋師授業親自程督夜分乃寢時時為說四書  
謂此而外祖父焚香所讀之書也汝服行無怠勿交友  
非類為不肖以辱而父夫人晚止一子鍾愛甚至然未  
嘗假以詞色家素廉貧束脩之問或不給至期必備子

疑所從出夫人曰兒第苦學何問為蓋脫簪珥質之其  
篤志教子如此良楨蔭授承事郎江陰州判官夫人就  
養視事之日夫人誠曰汝何修至是亦惟蒙前人休惟  
公惟勤世濟其美吾旦夕從而父於九原亦不忝為汝  
家婦不然吾目不瞑矣汝敬識之良楨再拜受教故初  
筮仕即以能稱乙丑夏夫人故恙復作似瘡而非醫拱  
手莫施病日侵神色不亂坐起如平常良楨捧手親診  
其脉夫人微顧曰汝盧醫耶修短命也吾行也趣具湯

沐有頃而逝五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夫人平生姿性恬淡晨起盥櫛閉閣靜坐無故不履中庭父歿後不復歸寧親族有喪則弔若慶賀則不預不喜聽音樂待婢僕嚴而有恩閨門整肅余居去夫人寓所不百武與承事君遊相好也故聞而知之至是往哭君釋杖拜曰某不天母氏棄養將卜日渡江返葬於鄉惟是瀧岡之表不待也銘以屬子余答拜曰諾夫人生男一人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某次未出室銘曰余讀草蟲采蘋之詩

能以禮自防而循法度也豈止為大夫之妻亦女中之  
師傅也展如之人兮惟古之慕也象服是宜甘荆布也  
靜安婉婉何慈煦也春暉未報白日暮也同穴有誓言遵  
吾素也異時天雄道上過者下車而指曰此化鶴雙飛  
之墓也

亡室殷氏墓誌銘

廬陵歐陽公銘其友梅聖俞之婦之墓謂聖俞能不以  
貧賤富貴累其心者蓋亦有內助焉聖俞亦自譽其室

之賢能安貧處困樂與偕隱也予讀其文而悲之嗟乎  
丈夫處世或致身於青雲以位與金驕其家人者無足  
多尚或辱身於泥塗臥牛衣而泣見車服而慙以仲卿  
孺仲之賢其識度反出二女子下嗚呼二王之妻亦賢  
矣哉夫家貧之思賢妻猶國亂之思良相也嗚呼今吾  
無望也夫昔歲在辛未吾始弱冠納幣於雲亭殷氏既  
聘之三月先府君棄諸孤吾母傳事於家婦殷氏事姑  
謹順待族睦嫺遇下慈妯乙亥之亂余奉母竄山間婦

以其孥歸寧已而俱免余自是落魄不偶杜門索居獨  
喜誦詩作文呻吟累晝夜不絕畧不事生產作業婦乃  
力勤紡績手自紉綻以補余乏猶不給則謂余曰以子  
之學講授生徒聊可卒歲何自苦若是從之稍自給則  
又靳余曰稽古所蒙止是耶余報不答君性儉約不御  
華采余雖貧頗樂施君助之施友人妻喪窶不克舉脫  
簪珥解裙襦歛之里婦歎服居無何驟感風眩忽忽不  
省事稍甦誠侍婢慎勿走白諸姑自後手足遂不仁朔

望令左右掖拜堂下吾母憐而憂之居二年卒不起余時以事適吳聞疾復作亟歸君張目曰吾忍死待卿顧堂有老母室有羣稚逝不瞑目矣余執臂慟哭余母八十有八聞之泣曰天乎吾不獲終於此婦之手也余懼輟哭時丙申七月二十有六日也距納幣之歲二十有六年君以辛亥八月生享年四十有六是歲十一月甲申殯於城東十里綺山之岡子四人雲孫辰孫霆孫暘孫女七人銘曰花綺蒙茸白石青峯壽姑在寢予弗女

從

妾陳氏墓誌銘

妾陳氏暨陽悟空鎮人也生而秀慧里之豪強委禽焉  
父靳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豪怒燬其家父與余  
外氏同里閉往來識余遂與歸焉年十有八矣乙亥江  
南大亂暨為兵衝余奉母竄山谷間陳實從焉跋履草  
石蒙犯霜雨困阨流落之餘濱於死者數矣余謂之曰  
吾或不免命也奈若何陳泣曰願以死奉君無他適已

而皆獲全間關抵舍自是余閒居八年素不事生產久之家益落左右散去畧盡陳獨待余無倦色每規余以儉德避難曰薄宦徒自苦耳性警悟頗涉文學賓至立屏後聽其議論退必白曰某也忠直某諂佞人也觀其言然余交朋中由是皆知其名壬午春歸寧父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趣之而歸夏四月感微疾臥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索坡集閱之一夕而卒享年二十有七迨事余九歲矣卒之日奩無粧珥囊無襦帛聞

者哀之子三人長韶孫早卒次星女次辱孫生三歲臘  
月丁酉攢於城北五里之黃山原銘曰薜英兮秋暮閔  
芳容兮幽土六如亭兮梅花路別朝雲兮終古

